



## 一個深夜的家：《深夜食堂 4》

江伊薇 ◎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



**深夜食堂 · 4**  
 安倍夜郎作；丁世佳譯  
 新經典圖文傳播  
 10101/149 頁 / 21 公分  
 200 元 / 平裝  
 ISBN 9789868761636/861

人的心中其實存在著一種常客渴望，總喜歡踏觸著自己過往深深淺淺的腳印前行，總習慣揚起那道熟悉的簾子啓門入內，總期待著老闆喚自己的嗓音，然後若無其事的點一盤過去自己的最愛，就如同所有安倍夜郎的讀者一般，在一夜又一夜的食堂內，我們在不知不覺間也成了這裡的常客，於是這本被歸類為繪本文學，又在漫畫大賞中得獎的佳作，便於書中質樸而不加修飾的刀疤臉老闆帶領下，一夜又一夜的在我們的心靈中持續開張，而今年1月，刀疤臉的老闆依舊循著老樣子，在深夜裡點著一盞燈守候，等著疲倦不堪的人們，展開《深夜食堂4》，讓染滿柴米油鹽的遲鈍舌尖，品味一下人情的恬靜滋味，哪怕是鄰座的餐點，每一位資深的常客其實都很明白，刀疤臉老闆的菜單都瀰漫著一縷清香，讓深夜中的每一雙筷子，皆能因舌尖茗賞的那份故事，而於舉箸間，感到溫暖，可能是微笑，可能是淚流，可能是離去，也可能是留下，每一道餐點，都有著不同的風味，然而，從第一集到第四集好

幾個夜晚中唯一不變的事，便是在這樣的深夜中，當身旁再也尋不到傾聽的人們時，有個食堂始終在那裡期待著新客與常客都像個夜歸的孩子，將滿腹委屈傾訴給這個溫暖的家，於是，這本《深夜食堂4》老闆開出了一長串的菜單，淡淡地帶著他略微害羞的神情告訴我們，又飢又渴的時候，人人都有一個深夜的家。

深夜，第一個回到家的是一個梳著飛機頭的男子，他的表情非常的淡漠，點了一碗烤鰻醬汁飯後，便不再作聲，店裡的客人卻隱隱有了騷動，因為老闆宣布年輕男子所點的是最後一碗醬汁飯，常客們依依不捨地吃著手上的烤鰻醬汁飯，一邊緬懷著，這是「鰻屋十兵衛」的老爹死前因沒有接班人，而將親手做的一甕醬汁託付給老闆，食堂裡有些人紛紛勸老闆買幾尾便宜的鰻魚，配合醬汁，便可以賣單價較高的鰻魚飯，然而老闆搖了搖頭，像是擔心老爹會生氣般，說這樣對不起他，食堂中的客人點了點頭，大聲的說著：「沒錯！這樣就好！有醬汁就夠了！」閱讀到此時，我突然想起了那些我們常吃的家常菜，清淡的味道使我們品嚐時，常忘卻了它們的美好，卻總在驀然回首時，了解其珍貴，看著深夜食堂中，老闆與客人的一來一往，只淋上醬汁的飯，對現代高物質享受的人們來說，何其的平凡，然而，沒有鰻魚的烤鰻醬汁飯，卻淋上了一種人情間最自

然的溫情，如同家常菜般，也許不是山珍海味，但是能說出「這樣就好！」的滿足，卻是五星級大廚也調配不出的味道，因此，在那僅裹著醬汁的白米中，老師傅的用心，彷彿還在撲人的香味中發散，還在我們的唇邊與舌尖上鼓舞著，還在那個梳著飛機頭的男子眼淚中閃耀，他是老爹的兒子，在二十多年前與父親大吵後離家出走，直到如今，父親最後一碗的醬汁，在年輕人的口中溫熱，老闆望著流淚的他，沒有出言安慰，也沒有厲聲斥責，因為在每個人的生命中，總有著迷途的旅程，然而，在旅途的終點能再一次的認識自己的父親，並重新出發，是多麼值得感謝的事，老闆對著終於回家的孩子輕輕地道：「老爹應該原諒你了！」自此，老爹留下來的醬汁甕，回到了飛機頭男子身邊，他帶著它努力工作，雖然老闆的店裡已經沒有烤鰻醬汁了，但總覺得那氣味猶飄散在食堂中，指引著年輕孩子回家的道路，這一夜，如是的結束了，沒有人可以告訴你未來的夜晚，飛機頭兒子會不會碰上難過的挫折，但是，父親的味道始終在食堂裡，屬於家的味道，只要銘記在心中，就有足夠的勇氣。

接下來，拉開食堂大門的是一位聾啞帥氣的男公關，他是一般社會標準難以接受的年輕人，他的障礙與工作，都彷彿是一道厚重的牆，阻隔著人們看待他的眼光，然而，在這間小小的食堂中，老闆望著名叫涼的年輕男子，以沁人心脾的字寫下「酒和奴豆腐」，並擔心老闆不懂似的，在後頭附加「奴豆腐就是把洋蔥絲和柴魚片放在豆腐上，淋醬油和麻油」，老闆皺起了刀疤的臉，打趣地在紙上粗獷的寫下：「你說的我知道啦！」，彷彿一對想保有自尊的父親與兒子的親近對

話，在清爽的奴豆腐中，筷子輕輕一動，那些社會上固若金湯的歧視差距，便在嘴邊融化為香甜的滋味，便在老闆看似嚴肅，卻偷偷因涼所寫下「真好吃！」展露的竊喜神情中感到溫暖，食堂裡客人的眼光依舊望著他，卻不再銳利，大家看待他如同一位家人般，不用特意約定，每夜食堂中的常客都等待著那個點兩份奴豆腐，靜靜地用筆分享故事的帥氣身影，涼就像奴豆腐一樣，在簡單的茗賞中，清涼的口感就能讓心底泛著暖意，涼的公關工作越來越受歡迎，儘管無法傾聽與言語，每一次與顧客筆談的文字，就如同老闆的奴豆腐般，總安安靜靜的沉澱在心頭，澄淨著倏忽湧起的淚光，涼的高人氣，甚至讓他的筆談紀錄，出了書，成了暢銷作品。然而此後，深夜，涼便很少回到這個有著刀疤臉老闆的家，很少在六本木那家因利益而將他挖角的店裡，想起深夜的這群奴豆腐家人。跳槽是涼母親的決定，孝順的涼似乎不願違背母親賺更多錢的願望，刀疤臉的老闆聽著，沒有搭腔，每一道料理的製作，都有著各自不同的難度，每一個障礙都只能自己突破，每一份箇中滋味都只有自己了解，於是，深夜食堂每夜還是做好了飄著清香的奴豆腐，等待著晚歸的家人。後來，家人回來了，他理了個大光頭，到專門做豆腐的阿六桑店裡工作，在回家前，涼天天酗酒，酒精早已麻痺了所有的味覺，某夜，路過深夜食堂，他進來向老闆點了一杯酒，奴豆腐早已不存在他迷茫的記憶中，老闆溫柔卻堅定的搖著頭，給了他一杯水，涼氣得將水潑出，走到店外便痛打一頓來送豆腐的阿六桑，阿六桑被打到住院，那陣子，深夜食堂的菜單上少了奴豆腐，但是常客們仍舊耐



心的等待，等待著那個向老闆道歉，並決定到阿六桑豆腐店工作的涼，等到涼的舌間找回老闆的味道，他所做的豆腐一定會有著一股特殊的家人氣味。

又一個夜晚，深夜食堂的大門被粗暴的拉開，進入店裡的是位身材魁梧的女性，她消滅店裡茄子的氣勢騰騰，連老闆都不禁甘拜下風，她是常客真由美的姊姊，翌日，在姊妹倆吃光所有茄子和白飯後，老闆於停不下來的碗筷聲間，聽見了食物的人情爭執，真由美的姊姊跟老公吵架離家出走了，因為她婆婆跟小姑說「秋茄子不給媳婦吃」，姊姊一邊宛若仇人似地對付老闆新端出的麻婆茄子，一邊嚷著「不給我吃，我就自己花錢吃個夠」，食堂其實是各式調味的縮影，甜蜜滋味的背後，也有著苦媳婦熬成婆的酸楚，敘述婆媳問題的書籍可能多到能夠擺滿整個老闆的食堂，然而，每一種滋味只要用心的烹煮，都能讓人領略口感獨特的生命料理，也許，每一種生命滋味，都是一種珍貴的恩賜，望著狼吞虎嚥的姊姊，老闆默默的再添加一碗白飯，家的角色說不定正在於這一碗碗添加的白飯上，在滋味浮現以前，姊姊要的白飯，老闆會無限量供應。幾日後，食堂中的客人不禁關心起這對暴飲暴食的姊妹了，大家以為真由美本來就愛美食，配合上姊姊的豪爽，正好可以大塊朵頤一番，然而，也只有老闆知道，這幾日只要一有空閒，真由美便會上街慢跑，為了控制好自己的體重數字，真由美常常流著汗跟正要開店的老闆打招呼，深夜，又至老闆食堂中點一

大盤茄子陪著姊姊痛吃，在姊姊口中即化又帶著香氣的茄子，其實正摻入了那份想家又拉不下臉的矛盾情緒，真由美總是盡責的幫著姊姊消除那一大盤空洞，食物也許會引發爭執，但食物也能讓原本隱藏的貼心滋味露餡，在真由美的連絡下，姊夫帶著女兒與一大袋秋茄子接姊姊回家，這陣子，茄子的香味瀰漫整個食堂，回新瀉的姊姊，也將那充滿家的香味複製過去，雖然姊姊離開了食堂，但總讓人覺得回到廚房的她，也尋到了與老闆相同的調味秘方。

三個夜晚之後，又會有另外三個不一樣的深夜，可能是摯友婚後獨自面對寂寞的男人友情，也可能是高中不良少年與「變成好男人再回來吧！」的師生約定，又或者是有著痛風的搖滾歌手，在心儀對象面前咬著牙吃著對方最喜歡卻會造成病痛加劇的烏賊乾，以及從小青梅竹馬的可樂餅店少年，跪在地上感動了隻身來東京發展卻總是遇人不淑的女子，食堂裡的客人來來去去，有人從年輕的放蕩到婚後的顧家，始終忘不了老闆串炸的香味，也有人帶著老闆一大堆可樂餅的餞別禮，載著他從小心儀的女子回到故鄉，唯一不變的是老闆咬著生黃瓜配啤酒的迎接動作，深夜，家人們可能身處在不同的地方，可能正奔波於不同的事物，但是味蕾總能準時的提醒著想念的時間，當你跨進店裡的剎那，這樣的羈絆便深植在我們心中，深夜，有個食堂正發著光，那正是家人想念的聲音，你準備好在深夜品茗這道平凡卻無可替代的料理嗎？